

T2259.5/4141(4)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29/19/-54	55/-39/33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50/-28/-29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 1938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九

高衛王瓊決策定難顯忠基慶之碑

翰林學士王

珪

惟高氏始得姓於齊太公之後歷秦漢以來世固多徙而北者王  
之先薊門人方五代擾攘李景盜據江南數通使契丹王之皇祖  
密國公者與其子適將虜命至而景欲太上皇帝患中原陰使人害  
密國公聲言為汴人所殺遷其子豪梁積厚報隆乃有茲異國異  
國公知人事之變舉其族內屬占數千毫之蒙城王即異國之中  
子也諱瓊字寶臣少起田里沈勇有大略 太宗尹京邑聞其材

武召置帳下

太宗嘗燕罷禁中

太祖命同升輦至講武殿出

苑東門

太祖親扶上馬時王與戴興王超李賦桑替等五人皆

從 太宗醉不能穿馬鎧王左手控轡右手代鎧既出 太祖顧

謂王繼恩曰此數人者皆將帥之器也特以控鶴官帶及束帛賜

之 太宗即位補御馬直指揮使遷御龍弓箭直都虞候太平興

國四年從征太原押弓弩兩班合圍攻城太原平 太宗引兵自

幽州還聞虜兵盛至留王夜作引龍直樂于御營遲明王度車駕已遠乃謂衆曰今敵在肘腋若力拒之尚可馳潰圍中不爾則不得脫於是衆從王轉戰至行在而六班率不至及見王數加勞存之太宗欲誅六班王曰陛下晨夕兼行令不蚤下主將之罪也今衛士皆以材勇選從下太原有功未賞盡誅之可乎帝怒遂釋擢天武軍都指揮使西州刺史又爲神衛左廂都指揮使西州團練使再幸大名爲京新城內巡檢會盧多遜遣吏私通秦王邸坐失徵巡降許州馬步軍都指揮使適有亡命卒聚盜于界中伺知州臧丙出將切庫兵以爲亂王微得之即白丙選從卒數十人襲賊至榆林里賊窮保民舍王挺身登墻賊酋號青脚狼者將注矢射王王引弓一發應弦而踣盡擒其餘黨丙上其事稍遷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薊州刺史會將北伐以爲樓舡戰棹都指揮使部舡千艘趨雄州天武左右廂都指揮使薊富二州團練使端拱元年與范廷召王超孔守正同時落權王出單州防禦使徙貝州兵馬總管不數月廷召等復進補軍職王頗忽忽內

思所不及駙馬都尉王承衍鎮貝州公主間入見上頗知顧王厚承衍夔尉勉之明年遂制授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歸義軍節度使廷召等皆列其下王自單州不一年蒙擢至此而數爲殿前都指揮使戴興所告太宗謂興曰朕自幽州還便欲除瓊此命蓋已違十年矣及爲并代馬步軍都總管時潘美亦爲節度使同在太原舊制領軍職者班其上王以美數戰有功乃自陳願班其次而許之以保大軍節度使爲鎮州行營都總管又以彰信軍節度使爲太宗山陵都總管復之并代咸平中契丹內寇闕氏車帳至狼山大夏口王方遣偏將王萬海等七人擇兵異道與虜確而自據要設伏以邀擊之俄楊允恭持詔至趣王出土門與石保吉傅潛合軍鎮定以拒賊會潛擁重兵畏不出戰旣得罪乃以王代潛屯異州虜尋解去明年召還授殿前都指揮使上鞭箭陣圖真宗賜對便殿時言者以高陽之戰范廷召等所領兵頗聞有不用命者今釋不誅後何以責死力真宗以問王對曰前日聖恩已釋之今其衆分隸諸將一日聞召而欲誅之方疆場多

虞儻衆懼而變生臣竊爲國家憂 真宗遽曰微卿幾至誤事王  
因言殿前諸班捧日天武諸軍皆拱衛之兵其數日益耗 真宗  
曰三司以邊儲不足未暇增補也王曰臣與國雍熙中爲軍廂主  
方是時諸指揮皆滿五百人以上若積計所闕軍食固當有餘三  
司曷爲不足雖以其言爲然而未能遽行未幾後殿選補諸軍班  
王請於所絀中更選人以益之或曰 上意所不欲王固欲之且  
典握禁兵不懼疑至則身辱乎王曰我以死許國安復以疑自顧  
也會馬軍都指揮使權步軍司葛霸在告管軍獨有四廂指揮使  
劉謙一人王既兼領二司乃言臣老矣如有負薪之憂誰爲可任  
者 先朝自殿前而下各置副都指揮使及都虞候常有十人職  
近事親易以第進又使士卒預識其威名緩急臨戎上下得以附  
習此軍制之大要也於是施用其言景德元年契丹直抵澶州  
真宗北幸駐蹕于韋城大臣有勸 上南巡者乃問王行帳王怒  
然曰且虜之入去國遠鬪勢不可以持久况羽檄召天下兵行  
且至進則可以決有功今止軍不發衆情大惑誰爲 陛下建此

有 真宗曰將更議於大臣王曰 天子親御六軍蒙犯霜露國  
之安危事在轉漏尚何議也遂發韋城次澶州將抵浮橋左右猶  
躊躇未進王下馬自扶輦擁衆渡河既而請 帝御北城觀兵漢  
軍望黃蓋皆仰呼萬歲而虜人亦大呼聲聞數十里其種酋皆駭  
視失色有頃勁弩伏發射契丹貴將斃死遂奉書請盟師還賜燕  
于行宮而李繼隆石保吉魏咸信酒酣爭功王曰天子神武一舉  
而折敵公等何功之與也繼隆等愧甚已而賜黃金三百兩它日  
衛士有白廩粟陳府者王曰邊防戰守之兵暴露寒苦而所食之  
粟與鼓同色若等日既食大官月所給又先進樣於 上前豈特  
諸軍比也有一言以動吾軍者斬於是衆莫敢有言其后王被疾  
久不出輒有遺陳粒於殿下者中貴人得以聞人賜精米一斛王  
嘆曰安有是邪遂以疾辭典軍章數上拜忠武軍節度使王素爲  
宰相寇準所知方澶州之行勸上南巡者王欽若也準嘗叱欽若  
退而心甚恨三年準罷相欽若知樞密院王疾甚 真宗趨駕欲  
臨問欽若乃言 天子問疾所以寵勳臣今瓊無被敵之功不可

往 帝勉為止其年十二月四日王薨建寧里第享年七十二贈  
侍中有司請輟視朝一日終以王有舊勳特輟二日官給襄事明  
年正月二十九日葬開封府開封縣吹臺鄉建邑里王儀狀英偉  
不學古兵法而臨變中機竒密如神典禁兵之日父頤禪佐不足  
與計事特以材自任方其代傳潛提三路之兵以數十萬出入進  
止其聽號令若一人虜故憚王終歲不敢近塞下王善騎射與士  
卒同飲食賜予輒分其戲下家亡所餘 真宗嘗問卿子幾人曰  
臣子十有四人臣誠愚不肖然未嘗不教以知書於是賜諸經史  
於其家每戒諸子毋由事要勢以漸進身自吾奮節行間至秉旄  
鉞豈因人力哉又嘗論前後與吾同在宿衛者孰最有間諸子以  
其所聞者對之王曰與蔚昭敏李斌孰愈諸子曰此衆之所非也  
王曰吾常與此二人者言其忠質一心無銖髮敢欺朝廷衆之所  
非吾是以取也王少時嘗醉卧田中父夜往見有神人擐金甲侍  
王之側父竊竒而愛之父没王負父骨十餘年故其後子孫莫不  
以忠孝承家嘉祐八年王之曾孫女進冊為皇后以故累贈至太

尚書令兼中書令秦國公治平四年為 皇太后遂贈至衛王  
王薨七十一年矣其葬也弗及請謚于有司熙寧九年 天子篤  
實慈之養而念王之功乃親考六家之書以安民有功曰烈折衝  
禦侮曰武特賜謚曰烈武又以王墓有窆碑而文未刻乃詔臣珪  
述王遺休而刻之既又賜之篆曰決策靖難顯忠基慶之碑嗚呼  
何其盛歟臣珪伏思 太宗之發燕南 真宗之渡澶北當是之  
時王智有足過人者一旦濟國家之難以休兵靖民顯名于後世  
頤所施豈不闕哉與夫自昔將帥塞旗斬馘之事異矣澤流子孫  
與 宋無極殆神理之有相乎曾祖冕贈中書令祖霸贈尚書令  
密國公父乾贈尚書令真國公王娶李氏追封魏國夫人繼亦李  
氏追封楚國夫人子長曰繼勳建雄軍節度使贈康王次曰繼忠  
四方館使榮州團練使次曰繼和崇儀副使次曰繼倫西頭供奉  
官次曰繼密內殿承制閤門祗候次曰繼宣天武捧日四廂都指  
揮使眉州防禦使次曰繼隆引進使陵州團練使次曰繼元東上  
閣門使嘉州刺史次曰繼亨右侍禁次曰繼芳供備廩使忠州刺

史次曰繼顯左侍禁次曰繼豐供備庫使昌州刺史次曰繼敏內  
殿承制次曰繼昌西頭供奉官皆已卒女十二人孫西京左藏庫  
副使遵度等六十三人曾孫左班殿直士先等一百四十五人四  
世孫東頭供奉官公庠等七十一人來孫右班殿直世祚等十三  
人銘曰

紹恢皇圖	於赫神宗	懔我常武	繫王之雄	威威繫王
出入金革	外勤四夷	其武孔碩	王從北征	翼帝之輿
六龍安御	天旋日舒	逮事真宗	決策于河	虜駭技披
奉書請和	王長六師	闡如暴虎	蓋徒嘽嘽	疇予敢侮
誰謂人遐	尚有遺烈	至今受祉	亦莫我遏	思齊曾孫
寶有慈極	天子仁孝	化及萬國	上方念王	幽州之功
澶州之畫	其利亡窮	迺誅王行	迺銘王勞	作碑確崕
在浚之郊	陟彼高岡	望王之坐	千載而下	其稟如生

高康王繼勳克勤敏功鍾慶之碑

翰林學士王

珪

熙寧九年秋七月壬申臣珪奏事殿上 皇帝曰朕奉承聖序方  
以天下致養於 皇太后而外家賞賜官爵未嘗輒有所加朕每  
興言禁中 太后數不許嘗考國史實錄見高氏之世次惟烈武  
王有子十四人其長康王於 太后為大父歷事三朝出征入衛  
有夙夜之勞王葬有年矣而謚未告其第碑未刻其阡朕甚悼之  
今特賜之謚曰穆武其為 朕作康穆武王之碑庸稱所以推崇  
太后祖考之意且珪謹按王諱繼勳字紹先自冀國公去濠適  
臺三世為蒙城人王生毫之谷陽少學兵法好將帥之節雍熙三  
年以父任為右班殿直遷西頭供奉官王儀狀動人 太宗召問  
其家世擢寄班祗候再遷內殿崇班為西京陝孟懷號路都巡檢  
使時有群盜作聚山川吏久不能捕王使勇士裹甲飾齟一誘之  
輟轅道中賊皆就擒由是知名咸平三年王均據益州反以崇儀  
副使為益州兵馬都監提舉諸州軍巡檢事招安使雷有終以卒  
五百人授王攻東郭二門未下引兵與賊戰於寨其眾大潰  
追擊至嘉州界生擒賊百餘人獲偽造黃繖金塗槍而還有終益

以精卒復攻二門下之賊退保子城王大建麾幟城上諸將知已拔城於是終進薄天長門賊更出拒戰時會莫王謂有終曰賊軍鄉罷急擊之可有功王乃從數騎往馳賊陳身被數創血漬甲縷馬中矢死復更馬以戰入內都知秦翰以兵來援賊知不可拒還走入城王開圍縱之均遂夜遁翼日王率有終撫循城中封府庫勅所部秋毫無所犯均既誅天子賜書褒諭於是定蜀功進崇儀使方王拔城適有中使密傳詔曰今賊嬰城自守而久未下外暴官軍內敝百姓顧其冊安決若縱之使跳去彼烏合之衆安能久伏林莽虜及均敗正如聖略所出居亡何賊黨楊承海謝才晟復收餘衆保岩谷中數招貧之不出又以為綿漢劍門路都巡檢使王乃募里中惡少年輒伺知賊動靜一日徒步領輕兵馳歷阻險徑賊所匿處賊不謂王之至此也方解衣自如莫知計所出王手格殺數人餘虜衆盡縛之蜀為之無盜王在蜀有威名號神將徙岐路兵馬鈴轄還朝陳用兵出入奇正之要真宗以為能改洛苑使并代路鈐轄景德元年契丹犯河北分兵犯河東

王至計嵐軍遇虜五萬衆陳于州城川王與知軍賈宗奏山上裴回望虜軍謂宗曰虜雖衆而鼓譟不成列將無人也我領騎兵三千雖不足與戰候虜南去當臨隘出奇以要擊之彼前不得戰退不得還子可悉衆左右乘之必大亂已而工果得所欲追殺至寒光領斬首及自相騰轢以死者萬餘人焚車帳獲馬牛橐駝器械蓋數萬計天子復賜書褒諭迂弓箭庫使宗州刺史是歲朝廷與契丹約和烈武王大有功於澶洲明年為麟符路鈐轄河外環列亭障而宿兵多轉饒給軍為虜所鈔王移軍扼兔毛川以斷虜關而軍食滋不乏會契丹新遣使朝京師以知瀛州王雖以武功進而天資達于政事始至州九所設施嚴而不煩老吏縮手不敢肆屬歲大飢穀價翔起即召諸里富人謂曰今半境之人將轉而入之溝壑若等家固多積粟能發而濟振之若將濟州將之命於是皆爭出粟王亦以其直予之蒙活者萬餘人明年歲物豐美有甘棠連理者四本郡人相與詣闕上其圖誦王德政求刻石王奏止之歷內藏庫使宮苑使奉使契丹其國人見王為人英偉且知



故烈武王之子莫不加憚之至不敢仰視還知定州徙延州冀州  
又徙貝州乾興元年復知瀛州徙雄州是歲契丹坐冬燕京大縱  
獵涿易之野忽候騎報虜將大入緣邊皆飭為備王獨示之以無  
事徐曰虜歲賴漢金繒當內計利害無敢輕出兵已而果渤海之  
畔虜者群剽兩界中傳言相驚恐王因戒邊吏毋得輒往捕第驅  
之令遠去故終王所臨塞下無生事又歷東西上閣門使昭隴二  
州團練使遂除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連州防禦使又知瀛州  
於是吏民無幼艾皆鼓舞王之旌下曰不意三見我公之臨也徙  
渭州在渭三年客有獻計者曰河南之人思漢久以王之善用兵  
千載之功可就也王曰我特守方隅幸而亡犬吠之警身敢為邊  
生患耶輒謝遣之更步軍馬軍殿前都虞候拜步軍都指揮使邕  
州觀察使入宿衛踰年願復守邊為鎮定路馬步軍都總管威武  
軍節度觀察使入天聖十年制授馬軍副都指揮使保順軍節度  
使明年移節昭信軍為 章獻明肅太后山陵 章懿太后園陵  
都總管又明年以老上章乞骸骨不許它日召見便殿給一子扶

俾勿拜自陳少起兵間未嘗以身自愛今年老被病敢苟生以願  
祿乎願 陛下哀憐之於是聽罷典軍以建雄軍節度使知滑州  
王雖老猶遇事精明方河怒嚙堤王一夕坐隄上調捷薪與菜而  
河怒為止滑人每過其隄而思之王年七十六是歲景祐三年以  
七月二十七日薨州之正寢 仁宗恫悼之為輟視朝一日贈太  
尉馳使護喪西還其年十月二日葬開封府開封縣吹臺鄉建邑  
之原王忠謹有知略臨機不輕發尤善御軍得士卒死力故以少  
擊衆未嘗不有功其治民期及人情之曲折而略於用刑今猶愛  
思之初典禁兵捧制書泣下謂諸子曰尔祖有大功朝廷典此職  
幾二十年未始有過失我何功之有尔曹念所以報國唯有忠孝  
一節尔家故宗族蕃王則推心愛睦之其嗣官昏喪祭無不及曾  
祖霸贈尚書令密國公祖乾贈尚書令冀國公父瓊贈太師尚書  
令兼中書令衛王烈武其謚也母李氏魏國夫人元配康氏唐國  
夫人繼室郭氏陳國夫人王氏周國夫人子男六人長遵度故西  
京左藏庫副使次遵範故右侍禁閣門祗候次遵甫故北作坊副

便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武功郡王 皇太后之父也次遵約  
故文思副使次遵憲故供備庫副使次遵揖故左班殿直女三人  
孫右班殿直士先等十六人曾孫右侍禁公景等二十四人四世  
皇太后勅中使趣其文蚤上且聞 天子有詔賜碑名曰克勤敏  
功鍾慶之碑臣珪曰高氏之興自烈武王有幽澶之功至王西定  
蜀北戰寒光嶺為國捍患亦未嘗妄殺惟陰施之及人者深故天  
發有來右我 聖后保翼 天子以母臨天下則其所以追念王  
之前勞而褒大之豈與夫兩京外家恩澤富貴之擬哉王之子孫  
維孝維忠蟬聯蔓衍而不可窮今之為世家言者高氏盛矣銘曰  
蒙城之高 世則崛起 街訓自王 奮豈不偉 憐蜀燹胡  
禾黍被野 四方既平 澤及牛馬 豹尾神旗 以長六軍  
歷臨八州 有惠在民 豈無虎臣 為國爪牙 嶷嶷維王  
能世其家 王發多祥 聿及神保 神罔不懷 使王壽考  
誕鍾聖孫 以母天下 思媚周姜 京室以化 后未勝衣

顧王猶在 身履至尊 終念王愛 帝親母家 一門三王  
子孫祁祁 申錫無疆 誰言恩腴 莫匪外戚 人孰望王  
世載乃績 述宣王碑 天子有命 万祀猶新 用宏茲慶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九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

韓獻肅公絳忠弼之碑

黃門李

清臣

元祐三年三月贈太傅韓獻肅公之柩至京師厝于穎昌長社縣  
嘉禾鄉先兆之次六月十九日甲午葬靈井村既事將勒石隧道  
有詔資政殿學士李清臣其撰次獻肅公絳事而賜額以爲忠弼  
之碑臣觀于書詩昔之賢臣苟有以忠服國事蓋弗恤厥家在商  
有若伊尹暨陟在周有若召公奭暨虎後人思念詠欽於報亦罔  
不篤惟獻肅公嗣世德有烈在天下或墜厥實昧弗著見載筆之  
士是忱有責矧孝子孝孫懷大戚今獻肅公既中書舍人敘狀其  
事太常考功御史與在廷之臣謚其行右僕射純仁以誌銘昭其  
幽室是於忠弼大慰顛詔又以屬陋臣惟獻肅公昔不以不肖視  
陋臣是敢重受命推原帝意丕揚公之忠用久于天下公字子華  
曾祖諱處均祖諱保樞真定靈壽人考諱億叅知仁宗朝政事  
謚忠憲及公與仲季相繼大用繇是三世皆贈太師開府儀同三

司曾祖追封周國公祖陳國考異國曾祖妣李氏祖妣郭氏周氏  
妣蒲氏王氏各封太夫人千夫之國忠憲公始葬陳公于長社遂  
築第穎昌以便歲時奉帚薦豆合其屬以居公又以德義勸教子孫  
孝友儒學吏能士大夫皆稱韓氏公少以蔭補太廟齋郎累遷大  
理評事試進士唱名第三文章驚動一時以太子中允通判陳州  
忠憲公憂除召擢太常丞直集賢院同知太常禮院言神主在八  
室而將祀習儀朝廷不敬自是徙就尚書省遷開封府推言醫家  
子冷清自謂母娠宮中生民間欲以惑眾既就獄止羈置蔡州公  
奏請乃敢大造謾詐宜棄都市 仁宗問所以然公復詳言其狀  
清遂伏誅改戶部判官南方饑體量安撫江南所寬減財力振揀  
全活十數事創為五則以均衙前役斥陂湖利奪其錮者予貧民  
罷信州民運鹽趣發運司以時輸送宣州守姦賄不法收以付獄  
州人<sup>鑿</sup>賀使還稱旨擢右正言時大臣左右朝政務循故事公入  
對曰 陛下宜用神斷他日納疏言 陛下春秋高願蚤建太子  
仁宗曰卿忠論及此然幾事也母著文異公懷疏以歸焚于室故

在 仁宗 英宗朝雖所親亦莫知公嘗論此者入內都知王  
忠判內省事公謂不可假此名罷之道士趙清貺出入宰相家以  
賄敗開封府杖之死于道民間謔言為宰相滅口公請究治宰相  
與所指者皆謫去未久稍遷公復固爭奏寢弗下公遂屏處自劾  
上遣使慰勞起之轉禮部員外郎罷諫職糾察在京刑獄同判太  
常寺兼禮儀事同修起居注試知制誥押班武繼隆遷官公封還  
詞頭陳其罪出繼隆為鄆州鈐鐔久之求補外遷吏部員外郎以  
職知河陽辭遷官不拜數月召判吏部流內銓李仲昌塞六塔河  
不成瀕河諸郡大水出為河北安撫使時宰相佑仲昌莫敢斥其  
罪公獨刻奏仲昌首事敗河費國墊民竄廢南方遂以龍圖閣直  
學士為河北都轉運使親嫌徙知瀛州從官列奏公宜在朝廷留  
知諫院自以言數不用不敢汙言職辭改知審官院宣祖神御  
溫成后園皆寓奉先寺 仁宗將幸奉先或謂因欲臨后園公預  
以所聞諫旦日飭駕使諭公曰 朕欲酌 神御非詣 后園也  
權同知貢舉召拜翰林學士兼群牧使 仁宗遣使祈嗣茅山公

當草祝辭因言祈嗣願禱祠何益夫女御閉於深宮者衆官人養子絕人之母者多非所以順天地致螽斯之福於上也書奏御仁宗即日出宮人數百且令裁定官人養子令歷吏部員外郎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時近臣守真定已去從官聯章請貫其罪公曰法自貴者始更相援救則公道廢矣遂并劾之官人或納請降度牒紫方袍者公具以聞上亟逐典掌劉氏等公在臺論大目緣私請薦舉人不稱者罷十數凡朝燕在列無敢有譁譁徒倚不端者張孜母乳倬獻太子孜以襁負從宮中其後壯長寢貴領親軍以掛嫌議出爲外官至是復召還公奏彈宰相引嫌人典宿衛及數言時政闕失中書故寮不報章未下公自陳論塞罷職事不救復造臺諫官拍趣或與公異乃詆公爲擅去官守罷知蔡州數月加翰林侍讀學士知慶州熟羗七曰族劫獄囚殺追呼吏據堡不用命公發兵夷七曰族朝廷驚問舉兵狀未報聞賊平壯公策決賜詔嘉將自此熟羗不敢叛嘉祐八年正月進端明殿學士知成州府以爲殺活致醫藥葬客死士與貧不能瘞禁邊

州伐木夷界以弭兵爭閉絕禁崖關使夷人貿易開外亡內覘初張尚書詠給券糶鹽米惠貧戶歲久皆轉入富人公廢舊券別以券予貧民因奏凡三歲視貧富輒改易券故內侍使蜀給酒場吏主買賣聽使掎取以資費公奏請加禁約英宗使內侍省嚴著令每行必申飭焉遷給事中改尚書禮部侍郎以群牧使召未至加戶部權知開封府視事未幾權三司使乃奏均兩川職分田差劇易爲厚薄罷合同憑由司凡官費悉關三司中旨橫恩一切固執弗下公即奏小人不足徇即有飛語願覈實英宗曰朕在藩邸頗聞有司以國事爲人情卿所守固善其母憚饒京師大雨水天子繕治供帳皆辦真拜使作永厚陵裁浮費甚衆神宗拜公樞密副使樞密府選用西班升朝官吏挾勢重有低叩人莫敢以勞者自直公奏置審官西院釐正選用法付之禁兵歲減汰數或十耗五六而將校營壘猶如故建請併省以實軍費兼領制置三司條例司改參知政事熙寧二年九月夏羗大入慶州境圍七寨殺畧數千遂將高敏戰死榆林以公爲陝西宣撫使賜空

名宣告即軍中賞功詔許除補所部官自受命至陞辭三日而行  
賜金繒及織文袍纓至邊悉分子將吏公初行環慶勞饗蕃漢士  
傷痍者賜帛裹瘡落兵腳延使偏將种諤出青澗城趨銀州界破  
撫寧開光諸帳屯守囉兀公欲自高奴通道河東詔兼河東宣撫  
使就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公遣將出麟府兵徑  
虜中凡九日會囉兀下又破賊馬戶川斬馘數千獲繡旗木符領  
盧昂公初至邊裂諸路兵置士將間其無備亟出擣之至是深入  
破敵者十七戰皆捷招降數萬人居以曠土方築據奪其要害而  
慶將失撫御兵有叛亡者時内外多與公異意爭歸咎宣撫司邊  
事搖矣公一不辨以身任其責罷相知鄧州其後既收兵羗人亦  
卷虜帳驅畜產遁去密使河外飢死者衆數年終不能復而使大  
酋數叩保安軍求通使並塞皆空無賊火 上於是知公為有功  
明堂禮成遣觀文殿學士公乃奏曰嘗私誓年六十歸奉先且立  
墓今落罪籍乃敢言願如臣所誓誓十上 神宗遣使五返敦諭  
切至除知許州使近四里公乃不敢辭閱歲加大學士徙知大名

府且使過闕入朝諭之曰西邊之寧卿之力也告辭坐前因奏有  
司奉行詔令不稱旨頗為苛急以疲吏民願實期會簡節目 神  
宗可之明年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既在任請置局  
中書鈎考財用以制出入之節已而與同列弗合時三司使發市  
易官罪而同列佑之欲弗責方劾賈人免行錢孫尚書永議有異  
而同列欲論永罔上故不實上書人鄭俠絞切下獄而執政馮公  
京嘗賙俠同列欲以黨俠為重坐公辨帝前謂不得直數罷 上  
為逐市易官稍寬二臣者而他相至欲復留故賈人劉佐任市易  
公固言不可論 上前未決公再拜曰臣言不用辱相位請從此  
辭 上愕曰茲小事何爾耶公奏曰小事弗仲况大事乎 上為  
罷佐遣使持手札諭公使就位公乃起後數月固稱疾乃拜觀文  
殿大學士禮部尚書知許州徙知太原府授建雄軍節度使知定  
州以年七十告老不許復知穎昌府辭以為西太一宮使請納節  
上諭以使相領宮使有近比辭不已遂許收建雄軍節度拜金紫  
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士為宮使召陪祠南郊還舊節知河南府

夏伊洛大漲漂城中拯護墊溺給其食處以官舍訛言驚衆者刑  
黜之募工料材完倉庫營壘直平而工作利築堤障城東南明年  
水復至與堤平人賴以免頌其功刻于石會行保馬法主者促期  
增數保戶迫蹙馬價暴貴公爲修奏止之如初令 裕陵役興公  
選才者分責以事凡所應辦皆前期爲區處陵成而下不擾 今  
上登極恩改鎮江軍節度封康國公自 神宗更定官制以開府  
儀同三司判大名府北京留守賜觀見公數陳避詔勉行倚以鎮  
撫河北公不得請就道都水使者欲鑿渠郭南引大河東趨金堤  
調工費甚急公上言故道在澶淵而傍府橫引河功必不就徒耗  
財力駭恐魏人使流徙非計也三奏遂罷役後復條列故道便利  
上之既而公屢請老 上遣使勞撫不從公請不已除集禧觀使  
又請九十餘上 上知不可奪乃拜司空檢校太尉致仕還京師  
既而許還穎昌敕有司具舟入拜賜對給一子扶掖命宰呂宴餞  
都亭驛公以久雪上方憂爲辭宴未行感疾太醫診治元祐三年  
九月三日薨于寢享年七十七兩宮臨奠數厚賜 天子成服死

中殿視朝兩日公自少氣節毅然聞其言見其貌皆知其必位將  
相剛正渾厚而於交親仁以盡至朝廷事不可屈撓以私據理道  
論是非不辨正不已推引賢能急於家事以誠待人無所疑而知  
人常不誤司馬溫公方與執政忤而公言溫公代已爲樞密副使  
至於宰相又薦之 神宗亦可之曰卿度光來乎 朕當亟召力  
引吳正憲公忠諒可任大事宣撫陝西首薦今左右丞相爲判官  
常舉布衣王安國能辭章程頗有經行士大夫出其門多知名天  
下初進士科擢速公言偶程文占上選未見才實勞最躡衆人指  
期爲卿輔殆亡所謂自是始議間年一貢士而殺其恩嘉祐中與  
陳秀公議茶法官不失常課刑辟歲省數千人又言差役病民最  
甚宜畀上農及官戶單丁女戶簿率錢募衙前吏凡不可募者存  
鄉戶則上戶免服役而游手之民得以應募有業矣 英宗未果  
行至熙寧初申講前議及溫公建言一用差法詔訪利害公曰臣  
初議謂衙前可募其後乃并及他役所募既廣遂率錢及下戶且  
多取羨數以今所宜第除羨數免下戶錢惠澤周矣因條六事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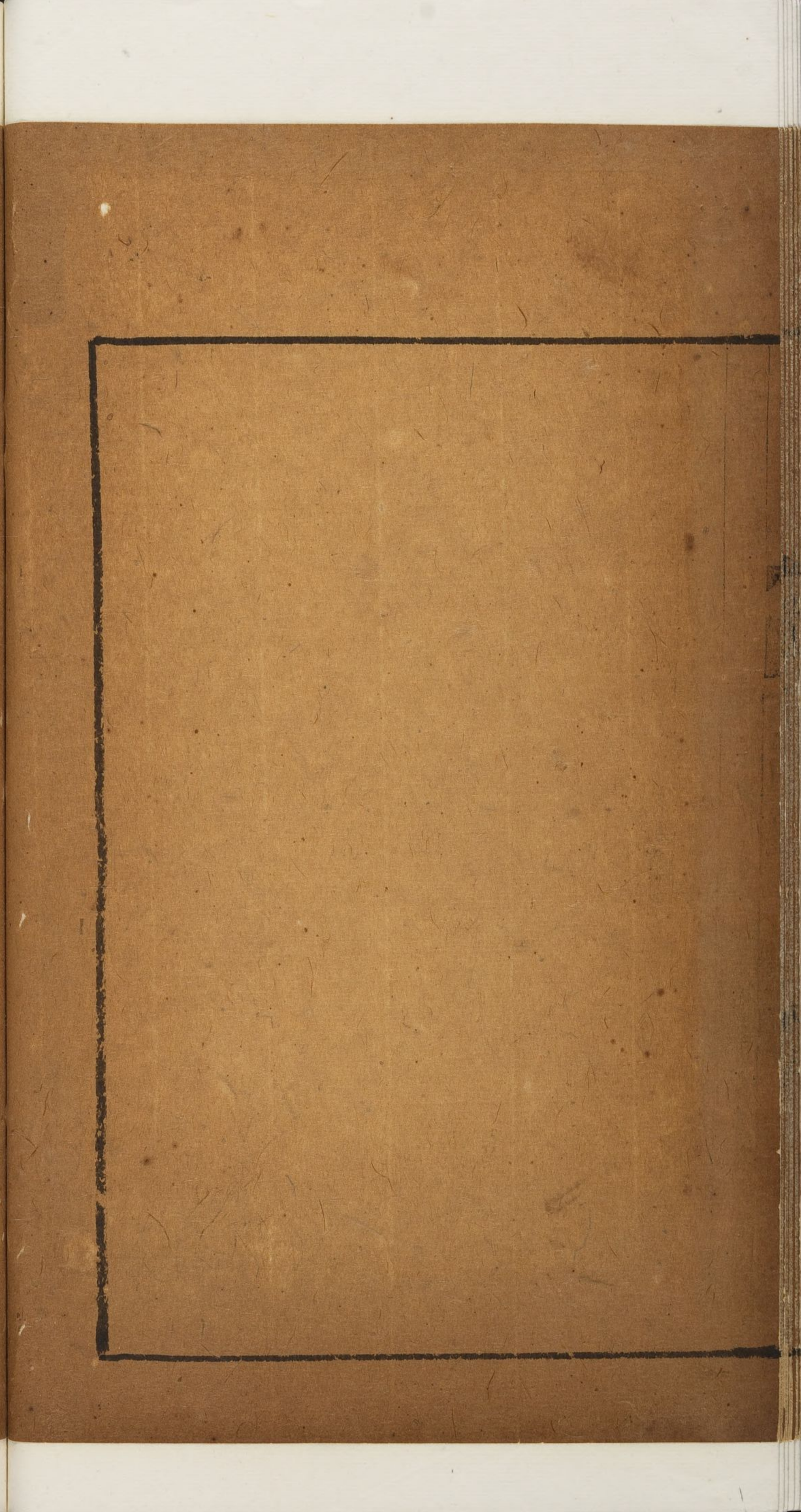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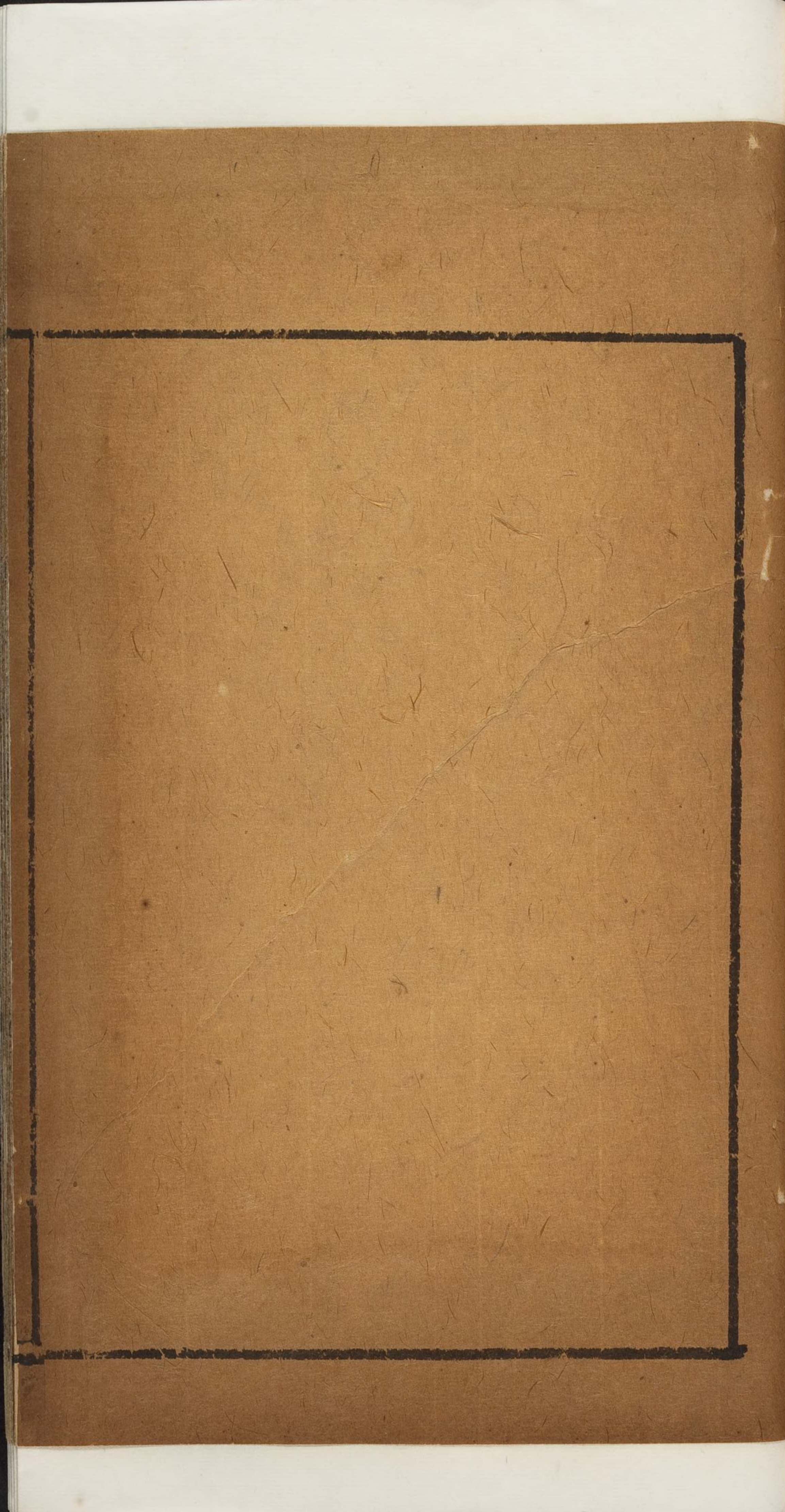
温公議公皆參取焉公前此於温公疎外中援其賢及議朝廷事  
自守不奪所見乃如此又建言官制錯謬如近臣乃兼判中書明  
下省細務多關决二府恩大政 祖宗方耘耨天下龍唐季未及  
更宜早論定其後 神宗改官制約用六典多如公所陳者將歿  
尤上書懇惻言天下事所臨六州皆生立祠聞計有巷哭者公撫  
養孤貧雖旁宗疎屬皆仰嫁娶衣食調門生故吏之不能自存  
者俸祿無所餘娶范魚公質之曾孫先公而亡追封韓國夫人子  
宗師今為朝散大夫女適進士范紳早卒以恩追封仙居縣君孫  
男二人瑜承事郎璧假承事郎有文集八十卷奏議四十五卷內  
外制宣撫經制錄治平會錄總二十二卷藏于家嗚呼如公斯可  
謂大臣矣銘曰

韓出姬姓 同源異譜 支裔綿延 高曾北土 及陳公喪  
始南葬許 烈考忠憲 作輔 仁宗 美成之宮  
肖像左廡 公於四朝 孝忠文武 內長成工 外奮師旅  
為民為防 為國除蠱 他人之為 芬葩綺組 公一乃心

忠信是與 匪家惟邦 匪身惟主 公於夸強 弗僕弗俯  
公於奇窮 弗震弗侮 義愆公違 義合公處 正邪睽乖  
其猶寒暑 卒遂其守 以戴堯禹 凡公德功 辨莫能數  
刻銘斯碑 詒示來古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





語詳果有未聞知者詢其由來則云方忠烈用兵渠在張魏公昔在  
府親所聞見宣司叅議馮康國元通命記其事是可信也因錄之  
集中以補補遺之遺焉庭傑字俊民金堂人其學貫穿甚知兵且  
練時事而數竒少遊上庠嘗干張魏公欲薦應賢良近為彭山主  
簿今老矣休居干家然聞其耳目聰明尚可用當有知者去乾道  
已丑上元日岐下張發書

功蹟記

明

庭傑

庭傑與顯謨馮康國元通大學同舍最久前此元通自東南還蜀  
庭傑偶相際集盤礴浹旬出 聖上親筆付元通詔吳侯云 朕  
以卿提大軍獨當一面道路遼遠奏報難盡曲折昨遣范直方至  
卿所計議終恐迹疎不能詳悉馮康國每在 朕前屢陳卿忠義  
體國卿亦素知康國之為人因其之官遣與卿相見應關陝事宜  
規畫措置財用匱乏量度節省及講究屯田以便糴買之類已丁  
寧康國與卿面議想卿必能體 朕至意每有所處可一一開具

秦來付吳玠庭傑伏讀每四方知 聖天子灼見元通吳侯果相  
知之深也邇者元通抵少城總茶馬吳侯已薨元通數予相聚累  
日語及吳侯云亡因出其在宣司日記吳侯功蹟甚詳今庭傑爲  
之記謹拜手而書曰吳玠字晉卿世居德順之隴于曾祖謙太子  
太保祖遂太子太傅父寰少保三世皆以義烈聞侯少沉毅尚氣  
節長於騎射曉兵法讀書能通本義未冠以良家子隸涇原軍政  
和中夏人犯邊緣慶戰立功補進義副尉權隊將討浙西賊方臘  
破其衆擒酋長一人又破河北賊累功轉忠訓郎權涇原第十一  
正將夏人攻懷德軍以百餘騎突擊追北斬首百四十有六轉秉  
義郎擢本路第十二副將建炎三年金人內侵已三載矣春渡河  
出大慶關宴宿瑛長安鼓行而西跨鳳翔汧隴不浹旬降秦州垂  
頭熙河隴右大震熙帥張深遣偏將軍劉推輔撻銳兵三千禦賊  
金人前軍逾鞏州惟輔留軍熟羊城以精騎千八百人夜逾新店  
賊恃勝不虞忽明軍憤伏中惟輔舞鞘刺其帥黑風大王洞窟屠  
馬足下宴宿失勢遁走深更遣隴右都護張旆以兵繼進嚴趨鳳

翔戰五馬坡下兵敗死之惟輔自鳳翔石鼻寨遁歸熙州經制司  
統領劉彥希棄鳳翔歸曲端端斬以徇端與侯大兵屯北原堅壁  
不動金人謀趨涇州端拒守麻務鎮遣侯以前軍討賊侯進據青  
溪嶺逆擊大破之轉武義郎涇原路兵馬都監知懷德軍冬以本  
道兵復華州城破禽將士無殺掠民皆按堵轉武功大夫忠州刺  
史劇賊史斌寇興鳳據長安謀不軌侯進兵夜襲其城出戰斬其  
首轉右武大夫四年春擢熙河路馬步軍副總管金人謀取環慶  
大將婁宿以衆數萬攻麻亭侯逆戰于彭店士殊死鬪殺傷過當  
而曲端劾侯違節制降武顯大夫論者不直未幾復故官改秦鳳  
路馬步軍副總管知鳳翔兼權知永興軍路經畧安撫使司公事  
進復長安轉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侯先是侯與曲端起兵涇原招  
流民潰卒捍禦金賊所過人供糧結道不捨遺猛士如林甲軍蔽  
野每戰必先占高原必勝之地未嘗敗衄賊稍北退守河東不敢  
逾河飲馬時朝廷遣樞密張和公董師川陝許以便宜不從中覆  
樞密移檄諸略將臣與賊大戰召端與侯問籌策端云平原易野

賊便於衝突而我軍未嘗習戰洎教士十年然後可以大舉侯云  
高山峻谷我師便於駐隊賊雖驍果甲馬厚重終不能馳突我據  
嗟哉之險占關輔之勢賊雖強悍不能據我尺寸地宣幕僚佐一  
以為迂緩一以為怯懦置其言而不用棄其人而弗親秋九月師  
次富平都統制會諸將議戰侯又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將何  
以戰宜徙據高皇制賊馬衝突諸將皆謂不然云我師數倍又前  
臨蓋澤非鐵騎所宜都不聽既而賊驟至囊土逾澤以薄吾營呈  
師大潰五路悉陷巴蜀大震侯獨整衆保散關之東曰和尚原積  
粟繕兵列柵其上或謂侯宜進屯漢中以守巴蜀侯曰賊不破我  
詎敢輕進吾堅壁重兵下瞰雍甸彼懼吾襲其虛躡其後保蜀良  
策也越明年改元紹興春三月金國皇姪沒立即君率銳兵犯原  
上朔必取而後進侯擊敗之真拜忠州防禦使夏五月沒立及渾  
女郎君馬五太師耿太師復會列將烏魯掌董使二將由階成出  
大散關先至侯與戰三日連勝而沒立方攻箭箬關侯遣麾下擊  
退不使與二將合分兵掩龍衣兩比潰去轉明州觀察使誥詞云

朕以經理二陝付之樞臣奉將天威式遏亂畧非有熊羆之士不  
二心之臣相與戮力盡忠內撫外禦則戡定之期未可歲月莫  
功來奏懋賞是宜忠州防禦使秦鳳路經略安撫使馬步軍都總  
管吳玠材氣不群忠勇自奮策足功名之會騰聲關隴之間此者  
擢師涇源盡護諸將岐下之戰尤為雋功獲其酋豪醜類折北是  
用酬其多捷陟以廉軍夫雄職美官 朕所以待功能之士也益  
奮爾烈 朕無愛焉可特授前件官未幾丁母劉氏嘉國夫人憂  
起復尋兼陝西諸路都統制誥詞云孝移於忠者聖人之格言國  
爾忘家者人臣之彝憲而况分關外之寄統諸路之師浮勳以涇  
枕戈待旦其可以親喪廢乎觀察使吳玠比以功伐寢階顯榮却  
敵有沉果之機馭軍適威愛之濟戰多由率懋賞既行遽深風木  
之悲方治金革之事矧臨敵忌於易將而軍制庸於舊情其安厥  
常無曠爾職苟能揚名於世以顯父母則忠孝之道兩得矣爾其  
勉哉可特授陝西諸路都統制金賊自破契丹以來徃於常勝至  
是與侯戰輒比不勝其憤冬十月其元帥四太子會諸道兵及正

甲汝真數萬人造浮梁跨渭水自寶鷄連三十里豐石為城與侯  
拒戰侯指授諸將選勁弓強弩期以必死者休迭射賊稍却則以  
奇兵乘險據隘橫攻夾擊如是三日度其必困且走侯遣麾下伏  
神壘峪待其歸敵果遁走伏發賊潰俘其都將羊哥大字董及酋  
領三百餘人甲士八百六十人戶填坑谷者二十餘里獲鎧甲數  
萬計乘夜併兵劫賊大寨四太子全軍陷沒勦殺殆盡幾獲四太  
子拜鎮西軍節度使御前差中使任充賚詔就賜云兵勢無前用  
兼必勝之將王靈克布允緊敵愾之威眷我虎臣時獻戎捷受盡  
護諸將之任富兼揔兩帥之雄控臨要衝遏制侵軼永念雍州之  
域父罹塌虜之災厲敵勢之方張勵兵鋒而益倍陰設奇伏躬率  
啓行停當戶之衆酋殄引弓之群醜威聲遐暢凱奏上聞班勞  
策勲敢後時庸之典建牙擁節益隆制閩之權肆行戶租仍加真  
食並頒徽數式示眷懷於戲迪果毅於戎昭蓋申威於武備乘戰  
勝之勇氣用恢復於故疆行卒瓜牙之功行賜山河之誓勉恭乃  
事圖報異恩可特授鎮西軍節度使陝西諸路都統制武功縣開

國子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紹興二年兼宣撫使司都統制  
節度興文龍州賊久窺蜀必欲以奇取之皇帝撤離喝與四太子  
懲前日之敗不敢窺和尙原紹興三年春裏其兵三十萬又盡發  
諸路簽軍聲言東歸太原反自商於出漢陰擣梁洋金州失守侯  
亟率麾下騎兵倍道疾馳晝夜數百里急調兵利閩徑趨金洋先  
以黃柑數百枚擣賊帥曰大軍遠來聊奉止渴今日決戰各忠所  
事撤離喝以杖擊地大驚曰吳侯爾來何速耶不敢遽進盤桓累  
日侯得以其暇治饒風嶺寨柵方據要險而賊已麾中軍急上遂  
大戰饒風嶺上凡六晝夜賊皆敗幼撤離喝大怒斬其千戶董  
十數人以死犯關又潛軍間道踰蟬溪嶺出官軍後斷侯歸路侯  
按兵乘夜徑趨西縣或曰蜀危矣侯曰賊掃地而來去國遠闔而  
死傷大半吾以全軍扼其吭蜀可無憂侯遂為清野之謀分屯諸  
將示以擣虛之勢賊便旋中梁山浹月一夕潛遁撤離喝歸乃服  
侯善用兵勢不能破則密遣通書百端間誘言金國威德之盛知  
勇之奇甲兵之強公宜相時而動侯復書云玠謹白金國都統足

下遠蒙示書具審雅懷士各有主不容滅彼已之情不通空自  
異域君臣異分此天下大義古今常理順之則治逆之則亂披觀  
傳記數千百年夷狄之亂中華與夫叛臣賊子稱兵犯上率不旋  
踵夷滅無遺類者以其悖大義反常理神人憤疾天地不容也我  
太祖皇帝挺生五季遭時昏亂堅守臣節委質柴氏伏順討逆功  
塞宇宙屬世宗棄代歷數有歸百萬之衆懽呼擁戴不得已而君  
之不殺一士不惰一城此與堯舜何異哉深仁厚德布護涵養行  
三百年民至老死不識干戈上下徂習武備不修士器不備盜賊  
乘之郡縣瓦解至今五六年而未定此蓋太平日久持盈守成失  
其道也而謂金國威德之盛甲兵之強能至是乎且金國行師戰  
勝得志亦有由也陷城破邑縱士剽掠恣其所取卒徒貪得鼓勇  
爭奮勝則勝矣而殺傷殘賊變動和氣亦已甚矣以此用士利盡  
則士不可使以此決戰財殫則財不可必足下視今之天下何如  
遭焚燒者十不存一二耕農失業商賈流亡餓死者相枕藉所謂

財利何有哉竊憂足下之士自是不可以使足下之戰自是不可  
以必足下亦可以少休哉乃復聚青徐之壤披扶斗筲之子俾半  
擁虛器彼劉裕者嘗北面本朝備位臺察負上皇拔擢之恩  
臨難畏懦不能以死報國而乘便抵間僥倖非望三尺童子皆知  
鄙棄而唾罵之其尚何顏面以視聽於天地之間望天下歸之耶  
然金國既以夷亂華又挑豫賊以臣反君願天下大義古今常理  
金國盡掃除之矣而欲以靖亂不知適所以召亂也主上聰明  
孝友慈仁恭儉聞於天下始奉使金國不能留暨京師變故適從  
兵藩閩謳歌收屬騎位應天寶太祖興王之地天意昭昭可見  
矣維揚之役大兵奄至倉皇無備中外失色然大駕南下橫衝風  
濤幾數千里如行在席斯役之卒無一不備而金國之士流離沉  
溺者過半此足以見天之不棄趙氏卒欲安全之也今乾象清明  
星緯順行隆冬屆寒日星溫晏陽盛陰剝此中國之福民心日以  
固士氣日以振太平可指日而俟以金國之衆自稱多材豈無深  
明天道而不知審擇取舍安定天下尚為前之紛紛果何為耶往

者契丹與中國約為兄弟駢駢相要天曰是誓層層使往來絡繹于道兩朝赤子實便安之而我內邪人之謀忽棄載書墜失大信故上天薄罰降此災戾然核其禍端窮其亂源鼓作交鬪金國與有為焉如聞契丹仇怨金國深入骨髓渤海奚霫從而和之將會召豪英糾集族類借援中朝南北通歡復尋舊盟并力合勢以逞憾于金國金國之兵果露戰鬪淹閱歲時力疲氣衰腹背受敵足下能保必勝乎

宋臣食 趙氏之祿孕子

士詆薄姍笑金國獨何取也玠世為 宋臣食 趙氏之祿孕子育孫於中涼之地僅有二心天地鬼神實誅之乃辱貽說使相時而動足下產玠豈苟得志耻見利忘義者耶一言之失駟馬莫及竊為足下惜之春律方初萬彙熙泰逝去墳墓霸遊萬里之遠軍中空忽頗復樂不更莫加謹眠食養以新春和平之福玠曰撒離喝得書大不平日與諸將熟議攻玠 朝廷加侯檢校少保充利州階成鳳制置使紹興四年春二月賊復大入撒離喝四太子畜忿日久糾合兵數十萬轉三河之粟魚貫襲附決意取蜀自元帥

以下皆慧堂以來又以劉豫腹心為招撫使召諸路簽軍列屯寶鷄綿亘數百里進攻鐵山鑿崖開道於仙人關高嶺上立大柵下瞰侯營循嶺東下直攻侯軍侯自以萬人當其前公弟總管吳璘由七方關不待會合率輕兵倍道入援其兄四太子聞之與皇弟郎君分領萬戶酋長擁兵急攻又往攻殺金平野砦對壘劉連珠硬砦數十座又來侯營前立砲數十座擊我營侯令營中併發神臂弓飛大砲斃賊無數統制官田晟搃兵深入追賊賊又發生兵萬餘擊營左侯分兵力戰却之賊不住又添生兵擁洞子雲梯直前搭城身侯兵向前用砲打洞子碎用撞竿撞雲梯倒賊怒縛虛棚戰樓別遣大字董擁銳卒萬餘一發乘城侯令統制官楊政領長槍陌刀手深入刺打隔斷賊又遣二字董搃正甲金人二萬夾攻柵兩肋吳璘左右遮護血戰殺賊賊皆引去撒離喝駐馬四顧良久云吾得之矣翌日號令諸軍併力只攻侯營允方一樓子自寅至午危甚姚仲馬統領只在樓上酣鬪樓已傾側仲以綯為繩拽使復正賊以火焚樓柱仲以酒壺擊滅火賊布神臂弓東嶺下

侯亦發神臂弓五百隻與之對射賊去即遣王萬年劉鈐轄潯水王  
武宣贊分紫白旗入賊賊奔潰抵夜侯別遣五將分更劫寨晝夜  
數十合金人困備死傷以萬計即斂兵宵遁殺死千戶萬戶甲軍  
萬餘得傍牌交槍金鼓旗幟數千件左軍統制張彥夜劫賊橫川  
砦斬首千級生擒將領二十人侯又遣統制官王俊設伏河池扼  
賊歸路生擒百餘人斬首千級得馬旗幟無數侯悉兵尾襲直過  
和尚原去 上聞之嘉嘆賜以親札云史謂趙充國沉勇有大畧  
其用兵以全師保勝為策乃漢中興良將也 朕嘗思其人以濟  
大業比見宣撫司奏金人擁大兵而來有吞並四川之心卿能保  
關克敵挫彼虎狼之銳而壯 朕興復之威非謀以濟勇能若是  
耶 朕之所思今乃見之但恨阻遠不得撫卿背而慰 朕心也  
更在不濟其志益厲軍情則所謂濟 朕莫大之業者非卿而誰  
已降親筆除為宣撫使及繼以 朕所御戰袍器田等物賜卿想  
已必達今 朝廷見議賞典先飛此數字聊寫 朕懷金人久不  
得志則還據鳳翔投甲屯田為久留計自是不敢輕動侯以熙河

宣撫使而侯已病目以賞過功固辭優 詔不許九年春三月  
命河漢洋守將治環城廢堰廣溉民田復業數萬 朝廷嘉之爾書  
褒賞七年冬賊廢劉豫召諸道兵聲言入蜀侯獨謂不然策其將  
去已而果然和議成 上以侯功高賜親札進開府儀同三司四  
川宣撫使而侯已病目以賞過功固辭優 詔不許九年春三月  
命河漢洋守將治環城廢堰廣溉民田復業數萬 朝廷嘉之爾書  
褒賞七年冬賊廢劉豫召諸道兵聲言入蜀侯獨謂不然策其將  
去已而果然和議成 上以侯功高賜親札進開府儀同三司四  
川宣撫使而侯已病目以賞過功固辭優 詔不許九年春三月



侯以疾革乞解事 天子惻然憂之命成都守胡世將訪蜀善醫者治其疾又馳國醫往視未至而侯以六月己巳薨于軍享年四十七己亥遺表聞 上震悼輟視朝特贈少師九月丙申其弟璘奉受葬于德順軍水洛城十一日戊申 上念功不已賜錢三十萬擢璘龍虎衛四廂都指揮使以慰恤其家侯能撫士卒同其甘苦至軍政則斬刈不一貸故人人效死如建炎二年曲端屯麻務鎮督戰侯遣列校三百七十餘人於大谷比較嶺迎戰矢石未交望風奔潰伏匿山谷四年侯招兵秦鳳前三百七十餘人出赴招安侯間訊再三搜索非是者五六人斥遣之餘三百七十又悉斬於遠亭下去秦州十里士卒股慄自是出戰人皆效死至第功賞則斷以公論無請託之私性樂善每觀史傳有可師者必書之坐右日誦之書其用兵本孫吳而能窮其變化雖功高貴顯而居常極儉約至推以予士則略無少吝其歿也家無餘貲至無宅以居三子拱才武郎扶鳩皆為文官承奉郎以經史自娛庭傑嘗試論之曰漢皇甫規張奐皆生長山西應賢良中高選規以詩易傳授

門弟子三百餘人奐著尚書難疑三十餘萬言以垂世設教二公尚棄文就武俱任度遼將軍破胡虜以千萬計觀規自布衣時以西羌深入上書願假近邊無用坐食之兵五千使規為將上可以除患下可以納降奐每言大丈夫處世當為國家誅滅胡虜噫此皆前輩豪俊語邇者 天子知元通與吳侯相知之深想吳侯諸子必皆稔聞今元通功高言重若他日會晤吳侯家二朝奉當語之曰山西出將二公家世邊人將門出將二公奕世將種大丈夫當用長槍大劍定天下安用從文官學弄筆墨耶元通曰然後民論議極有補於世當併為我書於吳侯傳末云宣撫司薦士明庭傑記

